

航向歐陸， 讓世界聽見臺灣的聲音

撰文、採訪 / 劉馬利 (東華大學、輔仁大學音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)

圖 / 臺北市立國樂團

睽違 12 年，臺北市立國樂團 (下稱北市國) 再次跨海走上國際舞臺，遠赴歐洲舉辦「臺北之聲——2024 歐洲巡迴音樂會」。由首席指揮張宇安領軍，邀請旅德知名笙獨奏家吳巍擔任獨奏，以傳統與創新為標樞，連結東西方文化美學，讓「國樂新聲響美學」飄洋過海，航向歐陸。

這次的歐洲巡演，可謂北市國在疫情「冰河期」之後的重要里程碑之一，因此目前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備出國事宜，除了密集排練之外，樂器的打包裝箱、託運搬運，有時也是決定演出曲目必須考慮的要點。



北市國將於 2024.09.16、17、19、20 在捷克、德國演出「臺北之聲-2024 歐洲巡迴音樂會」



2018.11.07 北市國美國巡迴音樂會於琵琶第音樂院演出

蜚聲樂壇，從臺北到波希米亞、德國

張宇安接任北市國首席指揮已邁入第三年，這是他首次帶領樂團出國巡演。張宇安留學德國，分別在柏林音樂學院 (Hochschule für Musik Hanns Eisler) 與柏林藝術大學 (Universität der Künste Berlin)，並取得柏林音樂學院管弦樂指揮最高藝術文憑 (Meisterklasse)。談起這次巡迴籌劃，為何選擇在布拉格與德勒斯登演出，張宇安是以本身所熟悉的城市為起跑點，再逐步持續拓展、累積能量，繼續在海外傳遞國樂的聖火。「由於我長住柏林，並且經常在歐洲各地擔任客座指揮，就先選定了一些重要的指標性城市，例如捷克的布拉格和德國的一些重要城市。最終，我們選擇了德勒斯登，這個城市的地理位置使我們的移動更加便利。」

與國際接軌，是北市國的永續目標，此次歐巡，總希望能吸引歐洲當地的觀眾，讓他們真正聽見臺灣獨特的聲音，提升國際的能見度，留下長遠的影響。

西方人從三百多年前就對東方文化嚮往不已

早在 17 世紀，歐洲風行的「洛可可風格」(Rococo)，在裝飾藝術、園林設計、建築、文學、戲劇和音樂，與當時的中國風 (Chinoiserie) 交互輝映，是歐洲人對中國和其他東亞傳統藝術的詮釋和模仿，將他們所理解的東方風格組合起來，為那個世代提供了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全景構圖，令人神往。

1889 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，也吸引著德布西 (Claude DEBUSSY, 1862-1918) 對遠東音樂的迷戀。再從 1980 年代至今的作品史來看，很多當代西方作曲家不斷探尋聲響美學，也經常運用絲竹樂器獨特聲響進行創作，使得當代作品的東西元素交融，從而探尋出許多聞所未聞的效果。

譬如此次的曲目也包含德國作曲家恩翥·史奈德 (Enjott SCHNEIDER, b. 1950) 《魔鬼與靈魂的秘密》，是一部為笙與國樂團創作的作品。史奈德是一位德國作曲家、音樂學家和音樂教育家，常駐於慕尼黑，他的作品涵蓋了古典音樂、舞臺劇音樂、電影音樂、宗教音樂等多個領域。他的創作風格多樣，常常探索生命的原始根源和這個多面向世界的非物質深層結構，特別在影視音樂領域，頗負盛名。

提到《魔鬼與靈魂的秘密》的亮點，張宇安認為「這部作品不僅是吳巍老師的獨奏作品，同時也展示了國樂團的多樣性和包容性。這表明，不僅僅是亞洲作曲家，來自世界各地的作曲家都能夠為國樂團創作作品。透過這樣的曲目安排，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作曲家，無論他們來自何處，都能夠關注並創作國樂團的作品，進一步拓展我們的音樂範圍。」

時間是辯證經典的最佳解答

為了向世人展現絲竹樂的聲響美學，聆聽到不同的聲響韻味，也希望能帶入臺灣文化的底蘊，像是作曲家林岑陵《炸寒單》，運用五聲音階材料，描繪傳統的民俗活動，展現出對傳統文化的懷舊之情。關迺忠《臺灣風情》音樂素材取自福佬系的民歌，以臺北出發，用音樂描寫了臺北繁華的景象，也在第二與第三樂章借用了《哭調仔》、《宜蘭哭調》、《艋舺哭調》、《天烏烏》、《桃花過渡》的旋律，體現臺灣豐富多元的文化脈絡。

張宇安談到關聖佑老師的《祭神》，「熟悉國樂的朋友們都知道這是關老師早期的作品之一。這首曲子在國樂團剛發展起來時，展現了國樂團的突破。雖然從現代的角度來看，這首曲子的旋律和技術並不算困難，但做為早期國樂團的代表性作品，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。」

總之，張宇安與北市國在多次討論曲目時，都試圖能梳理出國樂發展的脈絡，也希望帶出去的曲目是國樂團獨有的，雖然在一開始選曲時碰到不同意見的拉扯，但最終達到共識，就是要將臺灣最獨特的聲音，帶往大西洋的另一端。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「愛」其器

巡演，本身就是一件很複雜之事，除了長途跋涉，音樂家需要極佳的身心調解，考量的層面絕對會比在國內演出更為全面，尤其樂器的託運是最複雜的一環。

樂器，無疑是演奏家的第二生命，也是最親密的舞臺夥伴，是最重要的「旅伴」，遠行時要確保他們的安全，如果要在異鄉「完美重逢」，這都是必須從長計議的問題。尤其是國樂的每一件樂器，都有極強的獨特性，無論是借用、購買、維修，在他鄉恐怕不比在自己故鄉一樣，無法垂手可得。

每位演奏家都會克盡其職「守護」他們的樂器，張宇安提到：「樂器就像音樂家的皮膚或聲帶，每個音樂家都需要自己順手的樂器才能發揮最佳表現。雖然大型打擊樂器看似可以在當地租借，但如果到了當地出現問題，借不到樂器或是接洽不順，甚至因為某個音樂院的門沒開而無法彩排，這些都會大大增加風險。因此，我們基本上還是會自己攜帶樂器，這樣整體來說會更加穩定。」



2018 美國巡迴演出樂器裝箱準備託運



2018.11.07 臺灣音畫—TCO 2018 美國巡迴音樂會演出後臺實況

所以，樂器的託運事宜，絕對是大費周章之事，北市國演奏組組長鍾永宏在這方面相當有經驗。他直言「樂器的託運與保護措施，其實是一項挑戰……」

從一開始安排歐洲巡演，就讓所有的演奏員提出他們所需的樂器清單。鍾永宏提到：「在5月份的試演中，我們發現打擊樂器的數量非常多，單獨看每首曲目時並不覺得有什麼問題，但整場音樂會使用的樂器加起來後，打擊樂器的數量變得非常龐大。統計後發現，我們的樂器箱將近四十箱，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因此，我們與首席指揮討論後，決定對曲目進行調整，以減少樂器的數量。」

樂器租借的困難，在歐洲是一大難題。國樂器在西方國家相對難以借到，除了低音提琴、大提琴等大型樂器外，其他國樂器幾乎無法租借。因此，在選擇曲目時，必須考慮到這一點，並進行相應的調整。

此外，樂器運輸的過程，凡事如履薄冰，鍾永宏特別提到尤其簧片樂器要格外注意。「簧片樂器，因為它們在運輸過程中容易因碰撞而損壞。如果簧片掉落，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人力來修復和調音，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風險。」

還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天然因素，譬如亞洲和歐洲的溫度、濕度差異也會對樂器的聲響產生變化，「歐洲國家的氣候相對乾燥，而臺灣的溫度、濕度較高，這對樂器的保存和運輸是更大的考驗。為了避免樂器在運輸過程中因溫度、濕度變化而招致損壞，我們在裝箱前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和整理。而樂器琴弦不能繃得太緊，否則將有可能在運送過程中，因外力影響而導致裂開。同時，裝箱時也不能太鬆散或是太緊密，否則在碰撞時會導致樂器磨損或裂開。我們會在樂器箱內加一些海綿或防碰撞材料，以防止樂器互相摩擦或碰撞。」足以見得鍾永宏及演奏組同仁對於巡迴演出的樂器管理的縝密思考，也早已做好萬全的準備，確保樂器在箱內穩定、安全，並且能夠抵抗運輸過程中的各種挑戰。希望能讓演奏家以及樂團在舞臺上有更好的發揮。

開拓國樂新絲路，航向歐洲心臟地帶

時間是讓生命醞釀醇香的重要因素，空間則是讓人為之神往的催化劑，北市國睽違12年的跨海歐洲之旅，期許再次開拓國樂新絲路，航向歐洲心臟地帶，找尋更多的異質、異地的交融與共鳴，讓世界聽見臺灣的聲音。